

# 杜甫陇右纪行诗《龙门镇》考

张希仁

(中共兰州市委党校 甘肃 兰州 730000)

【内容摘要】中国现实主义伟大诗人杜甫在旅陇期间写了不少纪行诗,绝大部分的当今地址已被确定,而由秦州至同谷的《龙门镇》、《积草岭》二诗的现地尚存歧见。此文专对“龙门镇”诗的现地作了考证。

目前,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:一是《一统志》认为“龙门镇”在成县府城镇。二是《西和县志》提出“龙门镇”在西和坦途关。该文从《水经注》和《水经注·图》对西汉水南总两条支流洛谷水、洛溪水的记载进行考察,理清了洛谷水与洛溪水、洛溪水与今六巷河之间的关系,确定洛溪水、洛溪水、六溪水三名实为一水,又对洛溪水的支流“龙门水”以及它的支流“横水”和“贡水”进行考察,理清了三水的区别和地理位置,弄清了龙门戍与龙门镇的关系,也弄清了洛谷、龙门谷、洛谷谷的关系及具体位置,并从龙门水的发源、流向、交汇点及其地理特征考证,判定西和县石峡镇石峡街是杜诗“龙门镇”的现地。剖析了成县府城和西和坦途关不是唐“龙门镇”的基本理由。从史料和地理特征两个方面找出了有力证据。

【关键词】水经注 龙门水 龙门镇 府城 坦途关 石峡街

中图分类号 I207.22

文献标识码 A

文章编号 1007-9106(2010)08-0094-04

公元759年(唐肃宗乾元二年)仲冬,伟大诗人杜甫由于生计困难,衣食无着,再加之边境有一触即发之势,便离开了秦州,向“充肠多薯蓣,崖蜜亦易求。密竹复冬笋,清池可方舟”的南州(即同谷)迁徙。在迁徙途中写了不少纪行诗,其中,赤谷、铁堂峡、盐井、寒峡、法镜寺、青阳峡、石龛、泥功山、凤凰台的当今地址已有定论,而龙门镇、积草岭的今地尚存歧义。此文仅考析龙门镇。

仇兆鳌《杜诗详注》在《龙门镇》题下注:“《水经注》洛溪水,北发洛谷,南迤威武戍,又西南与龙门水合。水出西北龙门谷,东流与横水会,又南迤龙门戍尔。朱注:洛谷,一作骆,在成县西。《一统志》:龙门镇,在成县府城,后改府城。”<sup>[1]</sup>

杨伦《杜诗镜铨》在《龙门镇》题下注“一统志:龙门镇在鞏昌府成县东,后改府城。”<sup>[2]</sup>

浦起龙《读杜心解·龙门镇》注(一):“《一统志》:在成县东。按:志不记里,去成县尚远。”<sup>[3]</sup>

王嗣爽《杜臆》没有辑录《龙门镇》一诗。

施鸿保《读杜诗说》没有评注《龙门镇》诗的地址问题。

臧励稣《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》在“龙门镇”款下注有三条:一、即今黑龙江龙镇县。二、在河南洛阳南二十里。三、在福建龙岩县西南十里龙川水南岸<sup>[4]</sup>。没有提及杜甫笔下的陇右“龙门镇”。

建国后,肖涤非、林家英、王德全、山东大学《杜诗全集》小组,以及甘肃天水、陇南两地的杜诗研究专家曾考察了这一问题,但未找出有力证据,至今仍众说纷纭。

萧涤非《杜甫诗选注》亦认为“龙门镇”在鞏昌县。

2004年12月,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专门研究杜甫行踪现地的最新著作《杜诗释地》,此书对“龙门镇”的解释是:“古镇名,即今甘肃成县西纸坊镇府城集。《明一统志·陕西布政司·鞏昌府》:龙门镇,在成县东。唐杜甫诗‘石门云雪隘,古镇峰峦集’。后改府城。”<sup>[5]</sup>

《成县新志》(清乾隆六年编):“龙门镇,县西七十里,杜工部诗‘石门云雪隘,古镇峰峦集’即此,后改府城集”。1994年出版的《县志》仍坚持这一观点,“按《一统志》,龙门镇在巩昌府成县东,后改府城。府城,在今成县西北七十里之纸坊乡,《一统志》方向误。”<sup>[6]</sup>

《杜甫陇右诗注析》注:“《一统志》把方向弄错了,《成县新志》是对的,龙门镇现名府城,距今甘肃西和县一百一十里,按此方位,《龙门镇》诗应在《石龛》诗后。”<sup>[7]</sup>

在上世纪末的修志过程中,西和县修志人员经过考察,确认《龙门镇》诗的当今地址在西和县石峡乡坦途关村,并在村头树立杜甫《龙门镇》诗碑。理由有五:一、坦途关有石门,符合杜甫《龙门镇》“石门云雪隘”的情景描述。上世纪五十年代修西石公路时,将刻有“碧峰插天”形似石门的摩崖炸掉了半片,四个醒目的镌刻大字已荡然无存,但远处眺望,巍峨的石门仍清晰可见。二、有古栈道遗存,地势潮湿,有细泉,有沮洳,符合《龙门镇》诗中“细泉兼轻冰,沮洳栈道湿”的情景。三、坦途关一直是古代军事要冲,自魏晋以来,各朝都在此设戍设防,仇池戎王更是派重兵驻守。诗中“旌竿暮惨澹,风水白刃涩。胡马屯成皋,防虞此何及?嗟尔远戍”

\* 作者简介:张希仁(1943-),中共兰州市委党校教授。

人“山寒夜中泣”的景况表述与此地的历史相吻合。四、坦途关的地理位置恰好在青阳峡和石龛之间,此地距青阳峡15里,距石龛21里,这与杜甫由秦州到同谷所写纪行诗的排序相一致。五、认定石峡河的支流贡水河为《水经注》所说的龙门水,龙潭北村为《水经注》所说的龙门谷,坦途关又处在贡水河与青阳水(横水的上游)相会的下游。认为这条是最有力的证据。1997年出版的县志载:“贡水河《水经注》称‘龙门水’,水出西北龙门谷(龙潭北村),东流与横水汇,东北穷溪即水源也。又南迳龙门戍(坦途关)东,又东南入洛溪水(六巷河)”<sup>[7]</sup>。从以上五点理由断定,杜甫笔下的龙门镇应该是坦途关,在村头树立《龙门镇》诗碑,似乎有据可证,合情合理。

综观之,目前对“龙门镇”的现今地址主要有两种观点:一是《一统志》和《成县志》提出的“成县府城”,一是《西和县志》认定的“坦途关”。要厘清这一问题,必须从历史地理入手,考察公元759年以前即杜工部赴同谷时期的“龙门镇”所在。

笔者经过查阅历史地理资料和反复实地考察,认为“龙门镇”的现今地址应该是西和县石峡镇石峡街。理由如下:

一、从郦道元《水经注》记载考析,“龙门镇”的现地应该是西和县石峡镇石峡街(旧名石家关)

《水经注》是记录我国北魏及其以前的水道专著,注疏者郦道元是公元527年以前的人。他为《水经》所作的注,满足了查证“龙门镇”故地址的时间要求。我国自《水经》巨著诞生就确立了“因水证地的方法”,清著名郦学家《合校水经注》的作者王先谦指出:《水经注》有一个重要特点,就是“因水以证地,而即地以存古”。《水经注疏》卷二十·漾水、丹水条下载载:“汉水又东合洛谷水,水有二源,同注一壑于神蛇戍西。……洛谷水又南迳虎膺戍,又南迳仇池郡西,瞿堆东,西南入汉水。汉水又东合洛溪水,水北发洛谷,南迳威武戍南,又西南与龙门水合,水出西北龙门谷,东流与横水会,东北穷溪,即水源也。又南迳龙门戍东,又东南入洛溪水,又东南迳上禄县故城西,修源洛导,逗引北溪,南总两川,单流纳汉。”<sup>[8]</sup>

这段文字记载了西汉水在仇池郡内注入的两条支流:一是洛谷水(今洛峪河),南迳虎膺戍、瞿堆(仇池山)、古仇池郡(羊马城)西,在今西和县大桥乡仇池山北麓注入西汉水;一是洛溪水(又名洛汉水,今六巷河),南迳威武戍(今西和县六巷乡境内),西南与龙门水合,又东南迳上禄县故城西(汉在成县西南),在今成县厂河坝注入西汉水(其下,称犀牛江)。洛溪水的两面有条支流叫龙门水,水出西北龙门谷,东流与横水(青阳河)合,后南迳龙门戍东,又东南入洛溪水。

《水经注》对洛谷水的记述,无误。但对洛溪水的记述却不甚周延,特别是把两条水的发源地都说在洛谷,造成了混乱与错讹,使人容易混淆二水之别。实际上,洛溪水的发源地是“洛汉谷”(今六巷谷),水名应称“洛汉水”为宜。明清著名郦学家孙星衍把此水仍称作洛溪水,而朱谋瑄和赵一清则称作洛汉水,赵曰:“按孙说非也”。《方輿纪要》载:“成县有六汉水,即洛汉水也。其水源出西和县境,流迳成县之六汉堡又西入西汉水。六与洛音近”。马融《广城颂》:“演以荣洛,叶屋韵”,<sup>[9]</sup>亦与六同庐各切读也。戴汉作溪”。杨守敬《明

抄本作溪。这里可以看出,六与洛音近,巷与汉音近,明抄本可能有误。由此,可以确认,洛溪水、六汉水或洛汉河,同为一水,就是今天的六巷河。南流至石峡烧香台下与龙门水即石峡河相汇。根据《水经注》横水、龙门水的流向及二水的交汇点,我们可以确认,石峡乡的高河水就是龙门水。在与横水(青阳河)相汇的水道只有高河水源出西北,向东流淌,其他支流皆非水出西北,东流与横水交汇。此二水相会后,水名沿用龙门水,南迳龙门戍东,又东南与洛汉河(洛溪水)合流。高河水(龙门水)的上游有两条支流,一条叫无知沟,一条叫大石峡,其峡两山对峙,蜿蜒陡峭,形似游龙走蛇,应该是古称的龙门谷。

根据龙门水的流向,《水经注》所说的龙门戍,应是今天的石峡街。石峡街在龙门水与横水交汇后的正南,且在水的东岸,其位置与《水经注》记载相吻。此水流石峡街,后经崖嘴在不到五里之处便进入了峡谷地带,直到与洛汉河相汇,再没有大的村庄,也没有可设戍的地方。

戍,是北魏至隋唐设立的军事据点。《新唐书·兵制》载:“唐初,兵之戍边者,大曰军,小曰守捉、曰城、曰镇。”镇与戍的将领,称镇将、戍主。唐代镇、戍之权转轻,镇将只掌防戍守御,品秩与县令相等。戍主的品秩与镇将相同。《历代官职表》云:“唐制上戍主一人,正八品下,戍副一人,从八品下,佐一人,史一人,中下戍主类推。”由此可见,唐代镇将与戍主的官职相等。唐代实行的是府兵制,对边兵戍守之地,都称作“镇”。所以,北魏以前的“龙门戍”就是唐代的“龙门镇”,也就是杜甫笔下的“龙门镇”与郦道元笔下的“龙门戍”同为一地。

石峡街,是解放后的官方名称,当地群众一直叫石家关。关就是关隘,就是古代设戍或镇的地方,也就是有兵卒把守的军事要冲。实际上,这里是秦陇入蜀的咽喉,又是仇池古国的东大门,军事战略位置十分重要。北魏在这设戍,唐沿古置,在这里驻军把守,地名是因水和军事地位而名。

根据西和县水系图和以上分析,绘制了洛谷、龙门、洛汉三水流向图的地理位置直观展现,一目了然。

二、从汪士铎《水经注图》考析,杜甫笔下的龙门镇应该是今天的石峡乡石峡街

从南宋到民国,前后有七人编绘过六种郦图,但大部分亡佚,仅存的只有汪士铎和杨守敬、熊会贞两种郦图。汪图虽然没有杨、熊图先进和有一定的计量性,仅为“示意图”,但考虑到杨熊图与他们对《水经注》的注释完全一致,且晚于汪图,因此,笔者选用了汪图作考析,企冀从不同的资料、不同的角度、不同郦学家的研究与解析来求证龙门镇的具体方位。

《水经注图·图本·漾羌桓三水图一》<sup>[71]</sup>页左中,绘制了洛汉水的发源与流向,确定了龙门谷、龙门水、龙门戍和横水、洛汉水的大体位置和流向,以及河水的交汇点。图中清楚的标明了龙门水发源于西北龙门谷,向东南流淌,与横水交汇后,南经龙门戍,其龙门水的位置正与今天的高河水相合,龙门戍与今天的石峡街相合。更可喜的是它纠正了明抄本的不足,没有再使用“洛溪水”之名,以“洛汉水”代之,遗憾的是没有纠正《水经注疏》对洛汉水发源地的错讹,仍然标为“洛谷”。如果在洛谷二字中间,加上一个“汉”字,变为

“洛汉谷”那就更加完美。

注图又为我们提供了龙门水、龙门戍具体方位的证据。由此再度证明,龙门镇就是今天的石峡街。

三、从《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》对龙门戍的记载辨析,可以确认龙门镇为今天的石峡街

《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》载:“龙门戍,在甘肃成县西南仇池东南。后魏李崇讨杨灵珍。灵珍于龙门北数十里中,伐树塞路,以拒魏兵。《水经注》龙门水东南迳龙门戍。”<sup>[4]P1265</sup>

此段话很清晰,龙门镇在成县西南,仇池东南。考察当今地理位置,从龙门镇在成县西南的地理条件看:石峡街、府城集都在成县西南,坦途关在成县之西。除坦途关外,石峡街与府城集都符合所给条件。从龙门镇在仇池东南的条件看,坦途关在仇池的东北,成县府城集在仇池的正南,只有石峡街在仇池的东南。通过这一考查,得出的结论是:只有石峡街符合《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·龙门戍》记述的地理方位。

《通鉴》三秦记:仇池在食洛二谷之间,常为水所冲激,故下石而上土,形似覆釜。仇池记曰:仇池百顷,周回九千四十步,天形四方,壁立千仞,自然楼橹却敌,分置调均,竝立数丈,有螭人力,东西二门,盘道下至上,凡有七里。《寰宇记》:仇池在今成州上禄县(西和县境),其山万峰万向,山势自利东西二门,盘道可七里,史记所谓“秦得百二之固”也。自东汉氏人杨腾徙居仇池,特别是杨茂搜创建仇池国以来,非常重视二门的防务工作。其东大门就是龙门镇。当时仇池国的治地并未在仇池山上,而是在洛谷城,也就是今天的羊马城,其活动中心就是今天西和县喜集乡的灯塔、楼房里和石峡乡的牛儿坪一带。牛儿坪向东沿山而下约40里就是石峡街。所以当年的龙门戍,就是经营134年的仇池国东面的真正门户,军事地位显而易见。

《通鉴》齐纪七:建武四年,“魏以氏帅杨灵珍为南梁州刺史。”不久,灵珍叛魏,遣其弟婆罗阿卜珍将部骑万余袭魏武兴王杨集始。魏主震怒,派河南尹李崇将兵数万讨之。“灵珍遣从弟建帅五千人屯龙门,自帅精勇一万屯骛碛,龙门之北数十里中,伐树塞路,骛碛之口积大木,聚礮石,临崖下之,以拒魏兵。”<sup>[10]</sup>从这一战例看出,龙门以北数十里是高山峡谷,灵珍弟才可伐树塞路。这与石峡街以北的地貌完全相同,石峡北正是“冈峦相经亘,云水气参错。林迴峡角来,天窄壁面削”长达30多里的深山峡谷。府城集以北,只有五里可到纸坊,后沿谷无路可行,况这里为浅山丘林地带,没有高山峡谷,伐树塞路没有意义,更没有数十里的峡谷可以塞路拒敌。

从石峡街的地理位置和仇池古国的防戍历史来看,应该是当年成州上禄县(西和县境)的龙门戍或龙门镇。

四、从石峡街的地理环境考析,基本符合杜甫《龙门镇》诗描述的地貌特征

《龙门镇》诗:“细泉兼轻冰,沮洳栈道湿。不辞辛苦行,迫自短息急。石门云雪隘,古镇峰峦集。旌竿暮惨澹,风水白刃涩。胡马屯成皋,防虞此何及?嗟尔远戍人,山寒夜中泣。”

随着时光流逝,河床增高,崖体分化,道路改建以及气候变化等种种因素,“细泉轻冰,沮洳栈道”的痕迹在石峡街已不太明显。然而,1969年仲冬,笔者与陇南电影公司经

理、中华诗词爱好者何健同志在徒步考察中发现:在快到石峡街的路面上有细水渗出,并结有薄冰,上面还覆盖着白花的晨霜。当地老人告诉笔者,古来路沿河边走,河水较大,不易通行,从页水河到石峡有两三处栈道,又因雨水较多,气候温湿,沮洳多生,栈道多湿是秋冬春的常见现象。

当年,杜甫是沿着横水河道向龙门镇进发的,期间要经过冷家峡、青阳峡、页水河、坦途关、青坝、双庙,其“两山对峙,石门洞开”之感较浓的要数冷家峡和坦途关。然而,从一里之外的地方向石峡街望去,石峡北街口的东山崖突兀,与西山形成对峙态势,大有石门耸立之感。由此可见,“石门云雪隘”的诗句与石峡街的实景也是相合的。

特别是“古镇峰峦集”的景观,石峡街最为显明,只要站在石峡街头或河边公路上,环顾四周,就会看到四面峰峦云集,重重叠叠,相视而立,且层次分明的景观。而其他两地(府城、坦途关)均不明显。

从细泉、轻冰、沮洳、栈道、石门和四周峰峦考察,石峡街具备《龙门镇》诗的地理特征。

五、成县府城不是唐乾元二年以前或杜甫发同谷时的“龙门镇”

清人仇、杨等皆说:《一统志》“龙门镇在成县东,后改府城镇”。没有说明是《清·一统志》还是《明·一统志》。现已查明这段话出自《明·一统志·陕西布政司·巩昌府》。然而,《大明一统志》成书在天顺元年(公元1457年)英宗复位后,与杜甫行旅同谷晚700年,即使明代将龙门镇由石峡迁徙到府城集,只能说府城龙门镇是明代龙门镇或宋元时期的龙门镇,而非公元759年前唐时龙门镇。

关于府城镇是龙门镇的记载,除明清《一统志》外,唐《元和郡县志》,宋《太平寰宇记》、《元丰九域志》、《域地广记》、《舆地纪胜》、《方輿胜览》等均未记录在案。其判定府城不是唐龙门镇的根本理由是:

1.府城不在龙门水的流域内,其横水、洛汉河也不流经府城镇。依照郦道元《水经注》和杨守敬《水经注图》记载,龙门镇应该在龙门水与横水相交后再南流经过的地方,并且在水的东边。府城镇不具备这一必须条件。府城位于纸坊河下游,距纸坊镇南5里,该河发源于纸坊乡甘沟,干流约30里,在六巷河与西汉水相交处厂河坝的下游各河口注入犀牛江(西汉水),厂河坝与各河口相距20多里。纸坊河(府城河)与龙门水、洛汉河(六巷河)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。

2.府城的地理位置与杜甫由秦州到同谷的行程线路相悖。杜甫是在穷困潦倒和饥寒交迫中行走的,又拖家带口,所选择的线路必是官道、驿道和最捷近的,他没有财力、体力、精力和时间去舍近求远,走弯路,何况在天寒地冻、昼短夜长的情况下。按照杜甫发秦州纪行诗的排序,龙门镇在青阳峡与石龛之间,然后经积草岭到泥功山,再到凤凰村。

根据考定,石龛在今石峡八峰崖,距石峡街7里,向西沿山或入沟均可到达,不在杜甫由龙门镇向积草岭行进的大路傍。由于石龛香火旺盛,构建恢宏,历史久远,山峦奇特,风光俊秀,杜甫受到吸引而专程驱车前往的。观瞻后,又回到石峡(龙门镇),再向积草岭进发,经泥功山到达同谷。假若龙门镇在府城,杜甫就要从青阳峡到府城,必然要途经石峡,再向南翻两架山走35里经纸坊到府城。再由府城到



石龕,就必须由原路返回,又得重翻两架山走35里到石峡,再走7里到石龕。然后,又得返回石峡,才能向积草岭进发。这样,杜甫至少要多走80多里的路,而且是原路往返,这对“天寒霜雪繁”、“唯恐死道路”、“迫此短景急”、“茅茨眼中见”的杜甫来说,是不可想象的,他也绝对不会这样作。

3.府城是龙门镇的判断,与杜甫《积草岭》诗的情景表述有矛盾。《积草岭》诗云:“卜居尚百里,休驾投诸彦。”是指积草岭到同谷还有百里左右的路程,到了同谷就停下来投靠诸位士绅。然而龙门镇到积草岭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,先要经过石龕,然后再走一段路程,才能到达积草岭,这就是说龙门镇到同谷的路程肯定大于100里。《成县县志》载,府城到同谷(成县)70里,笔者实地考察,也只有70里。就算百里是一个大约数,但这个差距太大,杜甫没必要也不可能这样去扩大渲染与事实不符的行程。若假设成立,积草岭到同谷的距离必然要低于70里,这与“卜居尚百里”的情景相矛盾。如果杜甫真的到了距目的地只有70里的府城龙门镇,他还有必要再返回到距目的地100多里的石龕和积草岭吗?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都不容许他舍近求远与往返折腾。

4.府城是唐龙门镇的判断,不符合杜甫由秦州到同谷纪行诗的排序。杜甫《发秦州》纪行诗将《龙门镇》诗排在《青阳峡》与《石龕》之间,若府城是龙门镇,《龙门镇》诗就必须排在《石龕》诗之后。有人提出,这可能是杜甫当年排序上的失误;也有人说,是后人传抄之错。《杜甫陇右诗注析》云:《龙门镇》诗应在《石龕》诗后。笔者对这些说法难以苟同,觉得杜甫的排序和后人的传抄都无瑕疵,而是《一统志》作者的失误。首先《一统志》将龙门镇的方向搞错了,说:“龙门镇在鞏昌府成县东。”事实上,龙门镇在成县之西。《成县新志》和《陇右诗注析》都纠正了这一错误。

那么府城集为什么会被误认为是杜诗“龙门镇”的呢?其原因是,北宋开宝三年(970年)府城集建造了一所寺院,取名“龙门寺”。相传该寺匾额由著名宰相寇准所题。《西和县志》载:“寺内有八楞石碑,上刻佛经,下书开保三年”字样。由于“龙门寺”的兴建,一些游客骚人观光、题壁、撰联,借杜甫名句求雅显贵,穿凿附会地把“龙门镇”和“龙门寺”拉在一起。如清乾隆甲午年(1774),西和县令邱大英撰联“寺观雄壮名地不移邱令志,院依故址胜迹犹存杜公题。”(按:清《西和县志》还载,“龙门寺”县东南一百二十里府城集,寺有古柏二株。那时府城集属西和县辖治)。由于受骚人移花接木的影响,就慢慢出现了“李代桃僵”的事实,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历史的变迁,真正的“龙门镇”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,香火旺盛的“龙门寺”又悄悄闯入了记忆,就这样,“龙门寺”取代了“龙门镇”的域地名。

六、西和坦途关也不是杜甫笔下的“龙门镇”。

尽管坦途关有石门、栈道、细泉、轻冰、沮洳,有唐之前设过戍的历史遗痕(教场坝、大营盘、小营盘与仓坪梁),亦有不少《龙门镇》诗的地理特征,况1958年又在坦途关双石北崖发现唐开元年间(731-741)摩崖壁刻“新路颂碑”,指出此地“郡南阳冲,蜀门之觜,控仇池之险要”,“国之要津”等,似乎证据充裕。但笔者认为,它缺乏判定是龙门镇的

最主要的条件,这个条件就是龙门水没有经过坦途关。《水经注》指出:龙门镇在龙门水与横水交汇后南流经过的地方。而坦途关在龙门水与横水交汇点的上游(北面)15里的地方,显然与《水经注》所述不符。至于《西和县志》提出:与横水在贡水河村相汇的贡水是龙门水的观点亦不能成立。

1.贡水的流向与《水经注》龙门水的记载大相径庭。《水经注》载:龙门水,水出西北龙门谷,东流与横水会,又南迳龙门戍东。很明确,龙门水是由西北向东南流,而贡水恰恰相反,水出东北,向西南流,流向与《水经注》所述完全相左。

渊潭北村绝不是龙门谷,根据《水经注》的表述,龙门谷在水和戍的西北方向,而渊潭北村在水(贡水与横水)和戍(坦途关)的东北向,二者方向亦完全相悖。

2.《水经注》对贡水没有另外冠名,贡水应属横水的东北穷溪之筹。实际上,贡水与横水(青阳河)同出一山,横水发源于横岭山,贡水发源于横岭山的主峰龙洞山,均属横岭山系,且两水只有一山之隔,直线距离不到10里。《水经注》云:龙门水,东流与横水会,东北穷溪,即水源也。贡水正属东北穷溪的范畴。《水经注》把此二水统称为横水,包括合流前的仁义河、青阳河、贡水河及其各条水的溪流。这里必须明确:“东北穷溪”是横水的水源,并非龙门水的水源。《水经注》讲的非常清楚,龙门水的发源地是龙门谷。

基于以上事实和理由,坦途关是龙门镇的观点不能成立,是成县府城的观点亦不可信。只有西和石峡街才符合《水经注》所述条件,应该是杜甫笔下的龙门镇。事实上,这一问题早应在清乾隆时期解决,仇兆鳌在《杜诗详注》中已经引用了《水经注》的论述,即“洛溪水,南迳威武戍,又西南与龙门水合。水出西北龙门谷东流与横水会,又南迳龙门戍东。”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实地考察,没有理清洛溪水、洛汉水与洛谷水的关系,龙门戍与龙门镇的关系,也不知道龙门谷、龙门水、横水与龙门戍的具体方位,但他们提出了考察判断这一问题的具体线索。更遗憾的是,他们引用了《一统志》的错误观点,给人们造成了迷乱或误解。

这里还有一点需要说明:石峡街和仇池一样,历史上多属成州或同谷管辖。因此,旧注中常常把石峡与仇池置于成州或同谷名下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仇兆鳌.杜诗详注[N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9:685.
- [2]杨伦.杜诗镜铨[N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2:292.
- [3]浦起龙.读杜心解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1:78.
- [4]臧励和.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[M].香港: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,1931:1265.
- [5]宋开玉.杜诗释地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4:197-198.
- [6]成县县志[M].西安:西北大学出版社,1994.
- [7]李济阻,王德全,刘秉臣.杜甫陇右诗[N].兰州:甘肃人民出版社,1985:268.
- [8]西和县志[M].西安:陕西人民出版社,1997:212.
- [9]酈道元注,杨守敬疏.水经注[M].南京:江苏古籍出版社,1978:1697:1698.
- [10]司马光.资治通鉴(二)[M].长沙:岳麓书社,1990:811-812.